

李庆国¹, 叶鲁拜 阿娜尔古丽², 努尔满瓦达尼亚尔³

¹ 新疆石河子大学;

² 卡拉干达国立大学;

³ 卡拉干达国立大学

(E-mail: anar_elubai@mail.ru)

对哈萨克斯坦中文教学与发展趋势分析

内容摘要: 教育是所有文明国家的优先方向及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哈萨克斯坦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国际合作, 其重要任务是融入世界教育空间。本文简要介绍哈萨克斯坦汉语教学情况。重点介绍该国主要汉语教学点情况、汉语教材使用的现状, 有针对性地提出在哈萨克斯坦有效推广汉语的思路和建议并且广泛发展。

教育是所有文明国家的优先方向及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教育体系的特点是教学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和广泛性, 教师所体现的高素质和职业能力。教育体系包括: 学前教学与教育, 普通中等教育,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国立教育机构教育服务的免费性质使毕业生的要求及所达到的水平标准得到保证。

哈萨克斯坦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国际合作, 其重要任务是融入世界教育空间。知识的连续性通向教育的自由之路是任何发展的前提。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和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 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优势互补的经济与能源合作等共同利益是中哈迅速达成一致的原因。近年来, 随着中哈两国政府间在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的不断扩大, 致使«汉语热»在哈萨克斯坦得到快速升温, 呈燎原之势。

除在哈萨克斯坦四所孔子学院外, 在许多教育机构相继建立起了«汉语中心», 比如: 哈萨克斯坦民族国立大学、在阿斯塔纳的欧亚大学、在阿拉木图的阿利法拉比大学、哈萨克斯坦国际关系与外国语大学为主导有

10余所高校开展了汉语教学, 这几所高校设有专门教汉语的汉语专业和可以把汉语选做为第二语言来学习, 学生人数较多。多所高校聘请了来自中国的汉语教师, 其余各大学都是把汉语教学作为第二外语的形式展开教学的, 并且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汉语教学的发展。仅在卡拉干达市就有一所孔子学院、众多汉语中心以及设置有汉语专业的高校, 但由于师资和教材等问题的制约, 在卡拉干达开展汉语教学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一、关于卡拉干达国立大学的汉语专业

1992年哈萨克斯坦未取得独立之前, 因历史原因, 卡拉干达没有汉语教学的教育机构及高校。从中哈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 中国兰州大学率先在阿拉木图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民族大学建立起了第一所«汉语中心», 后升格为孔子学院。2007年中国西安外国语大学在阿斯塔纳国立古米廖夫欧亚大学建立了第一所孔子学院。过了几年以后, 2012年中国石河子大学在卡拉干达国立技术大学建立了孔子学院。

卡拉干达国立大学是哈萨克斯坦的重点大学之一, 开展汉语教学有十多年来, 期初汉语在这所大学以第二外教形式教起的, 随着跟中国关系的发展和学校对学习外语的重视和需求, 这所大学建立了汉语专业, 此后学习汉语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这证明了这所大学做对了自己的选择。目前该校有中国语言文学、翻译和第二外语等专业。2013本国立大学建立了«汉语中心»之后该校与中国新疆石河子大学达成协议, 每年都会有学习汉语专业的学生派往石河子大学专门学习汉语。在对外汉语教学稳步发展的同时, 汉语国际教育也有了飞跃般的发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孔子学院的建设任务将会主要集中在内涵建设上, 提高质量, 提升教育水平, 扩大学生规模, 孔子学院的教学组织和管理将越来越规范, 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

二、目前的汉语教学现状

近几年来, 在哈萨克斯坦很多教育机构和高校相继开展了汉语教学, 汉语专业或开设汉语培训班, 和把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等多种形式开展汉语教学, 而师资力量均采用聘请中国国内合作院校的

汉语教师和本土汉语教师相结合的方式。目前，在卡拉干达从事汉语教学的师资队伍绝大部分由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哈族教师组成或者在中国留学学习过汉语的当地教师组成。

迁居到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汉语教师在哈萨克斯坦为汉语教学的发展和扩大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他们在哈国汉语教学中已占有了不可替代的优势。

先来看看一些新闻摘要：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北京市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有4万，而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至少要达到8万。即使按照对外汉语教学的「大班教学」的标准，这些留学生至少需要8000名汉语教师，而且目前全国拥有对外汉语资格证书的只有3000到4000人。在「汉语热」的同时，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的匮乏的「教师荒」也越来越突出。有关专家估算，仅印尼一个地区，汉语教师的缺口就达到2万人以上。所以近年来，「对外汉语」专业在高招和研招中越来越受考生青睐，但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新专业。早在1981年，北京语言大学就开始招收「对外汉语」专业方向的中国本科生了。「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建国以后到七十年代末，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学科建设的准备阶段。原因有二：其一，规模很小，那时全国的外国留学生一年也就几百人。有数字可证，1955—

1965年，全国总共只有大概六、七千的留学生，品军每年也就几百人。当时教学的目的也非常单纯，汉语教学主要是作为预备教育，不是作为一个专业，而是为外国学生进行专业课程学习作语言的准备。其二，当时还没有学科意识，主要是凭经验。但这三十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建阶段：八十年代，是学科创建的阶段。一到八十年代，国外的许多理论很快就介绍近来。在各种学科理论的冲击下，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科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1982年，中国高教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发展阶段：九十年代至今，是对外汉语的发展阶段。发展的方向，一个是向深度发展，一个是向广度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也出了一批理论专著。

目前，全国有150多所高校开设了对外汉语专业。重点大学有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等，一般本科有四川外语学院、天津外语学院、贵州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专业以培养具有较扎实的汉语和英语基础，对中国文学、外国文化及中外文化有较全面了解，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对外汉语专门人才，以及能在国内外有关部门、各类学校、新闻出版、文化管理和企事业单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工作的实践型语言学高级人才为业务培养目标。

三、学习习惯和努力程度

学习态度是构成动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它是个体对某种客观事物的评价性反应，是在对事物了解的基础上产生情感上的褒贬好恶，并反映出对之采取行动的方法。一般很多人认为，学习者对所学外语及其文化抱有好感，有利于语言交流，并利于学习语言的成功。

(一) 欠缺持久性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从中国历年来招收的哈萨克斯坦学生来看，一般在学习的起始阶段，常常表现得很积极，特别是在本国有学过不同语种学习经验的学生。例如哈萨克

国立民族大学国际关系系的学生，他们在校就读期间，应按照要

求选修东方语言和西方语言各一种，连同他们原本熟悉的俄语和本民族语，每个学生将至少了解四种

语言。或许是多语种的学习经验使他们更为自信，理解能力强，接受新知识较快，在初期的汉语学习中往往表现突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迟到、旷课的现象渐渐增

多。据粗略统计，日、韩学生一学期的缺课率一般在 5% 以下，而哈国学生的平均缺课率达到 25%。而且约有

30% 经常不写作业。而且大多没有预习和复习的习惯。研究显示，来华学习的中亚留学生普遍存在着课堂文化、课堂管理方面的冲突，他们在课堂上的自我约束较差，对教师严格的管理和考勤抱有异议、也不认同

中国考试的严肃性。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做支撑，短期记忆得不到重复操练，无法形成长期记忆，同时伴随着缺课旷课的累积，聪明外向、乐于表达的优势终究无法落实到学习汉语的长期效果上。

(二) 面对困难，努力程度不足

哈国学生的母语哈文和俄文都是拼音文字, 了解了每个字母的发音, 基本上就能依据拼合规律了解词语的发音。而古老的汉字属于表意文字, 从字形上不能直接了解发音, 对于初学者而言, 不仅每个汉字的读音和写法要依靠记忆, 而且还要依靠记忆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拼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这种区别, 使得哈国学生的母语(或第一语言)为汉语学习带来负迁移。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 对于习惯了拼音文字的人来说, 写汉字本身就是一大困难, 常常不是多一画就是少两笔。因此, 在读和写的环节上, 母语为拼音文字的学生普遍表现出对汉语拼音较高程度的依赖, 哈萨克斯坦的学生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我们所做的《汉语学习难点》调查中, 91%的哈国学生选择了《汉字》。很多学生对认读汉字特别是书写汉字产生了畏难情绪, 其中的大部分人不是下定决心攻克难关, 而是采取回避策略, 《君子动口不动手》。具体表现在, 在零程度入学的初级班学习了两个月之后, 超过40%的哈国学生在课堂上被要求朗读课文时, 仍然完全把目光盯在注音部分而不是汉字部分。从现实生活来看, 不会读、不会写似乎对一般性交际没有太大影响, 他们有他们的办法, 比如用拼音给中国朋友发短信。于是, 相当一部分学生便对汉字采取《回避》策略。这样一来, 就很容易造成听说与读写的脱节, 短期内可能没有明显的影响, 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 必然会逐渐显示出局限性, 带来汉语学习后劲不足的现象。一旦学生在阅读、听课的过程中出现了看不懂、读不出的问题, 这种问题势必会越来越严重,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跟不上了》, 他的学习兴趣也就逐渐丧失了。相对于日韩甚至欧美国家的学生而言, 哈萨克斯坦学生出现这种兴趣丧失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4.34]。

汉字学习只是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哈萨克斯坦学生在学习中的总体的努力程度是不尽人意的, 在到课率、课前预习、作业等方面都有表现。中亚国家中只有吉尔吉斯斯坦学生在这方面表现较好。另外, 与对回答问题的喜爱程度相比, 哈萨克斯坦学生主动提问的兴趣似乎不太浓厚。上文提到, 他们在学习的初级阶段通常用母语提问《……怎么说?》, 得到直接的答案后便很满足。而思辨的或者进一步追究《为什么》的问题类型则涉及较少。原因何在? 与学习的主观动力、积极态度不足有关, 还是认知策略上的特点, 抑或另有原因, 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四、汉语教学教材使用情况

这几年来卡拉干达高校外语系、汉语中心等其他教育机构陆续开始使用中国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实用汉语课本》(中国国家汉办规划教材), 共六册。该教材分为中俄、中英两种版本, 并配有教学光盘、教师手册及练习册。特别是中国发行的该教材内容新颖, 汉语语法自成体系, 并有大量篇幅介绍中国的文化等, 非常适合汉语专业的学生学习。除此之外, 还有华语教学出版社发行的《当代中文》共三册, 以及《新汉语水平考试真题集HSK1-6级》。[2;48]但这些教材普遍适合懂俄语的学生学习。由于哈萨克斯坦积极倡导《三语》, 即以哈语为主要语言, 以俄语为族际间交流语言, 以英语为国际通用语言, 致使以中俄、中英为版本的汉语教材较为哈北部城市使用, 哈南部城市推行较为困难。随着哈萨克斯坦逐步提高哈语的国语地位, 如何积极开发、编写和推广大以哈语为版本的汉语教材势在必行。

另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卡拉干达高校外语系、汉语中心及其他教育机构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汉语教材十分匮乏。除卡拉干达国立技术大学孔子学院能免费领取国家汉办赠送的汉语教材外, 其他高校、汉语中心及其他教育机构几乎完全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中国方面提供的各种汉语教材。加之, 文化用品, 特别是汉语教材在哈萨克斯坦顺利清关也是一大问题。因此, 汉语教材严重匮乏的现象不仅仅在卡拉干达显得尤为突出, 在哈萨克斯坦全国也显得十分突出, 并导致汉语专业的学生无法及时获得足够的汉语教材, 只能凭借书证从图书馆借取, 学习结束后归还图书馆, 保证不了汉语专业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复习等。此外, 具有权威性的汉哈、哈汉词典等工具书也十分匮乏。[3.59]

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是加强与中国汉语教材出版社的联系, 建立长期有效地购书渠道, 并根据哈萨克斯坦科学和教育部最新推出的汉语教学大纲为指导, 不间断地购进适合哈萨克斯坦国情的汉语教

材。同时，组织当地汉语教师与中国高校汉语教师联合，编写以汉语为注释的汉语教材，这会极大地推动当地的汉语教学的发展。

五、如何在卡拉干达更加广泛、行之有效地推广汉语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的教育合作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这为推进卡拉干达高校、汉语中心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汉语教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个人认为要大力加强本土汉语教师的培训。基本途径：通过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和中国石河子大学利用假期集中为本土汉语教师进行培训。此外，可通过孔子学院邀请中国高校汉语专家来卡拉干达进行短期汉语培训。第三，加强与中国石河子大学等其他新疆高校的合作，组织本土汉语教师和汉语专业的学生定期来中国石河子大学等其他新疆高校进行访学和开展夏令营活动，吸引更多的学生在中国石河子大学等其他高校完成汉语专业的学历教育。

目前随着中哈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加深，在哈萨克斯坦的很多家庭更愿意将自己的子女送到新疆来留学。因为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相邻，留学费用相对较低，交通十分便利。因此，卡拉干达高校、汉语中心及其他教育机构应该抓住这个机遇，进一步扩大汉语专业学生的招收量，为教育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对我们来说，编写高质量的汉语教材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对外汉语教材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仅2002年汉办组织编写出版的纸质和音像教材就分别达52种和19种之多。其中不乏是在大量汉语研究和汉语调查基础上，针对教学实际编写出的具有较高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教材，但也面临着教材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随着对外汉语事业的发展，将需要更多更好的教材。

至此，整个对外汉语专业的发展情况变得清晰起来。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认为是的诸如«我是中国人，我会说普通话，我就能教好外国人汉语»之类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充分掌握基础知识、拥有扎实的专业功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对外汉语人才。

目前，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正伴随着祖国的发展而发展，形势一片大好。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对外汉语事业必将更加辉煌。同时，随着世界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将越来越多的«中国通»、«汉学家»积极活跃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舞台，为促进世界与中国的交流、拉近世界与中国的距离而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刘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 2 吕必松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 3 盛炎 语言教学原理—重庆出版社 1990

Ли Цин Го, А.Елубай, Д.О.Нұрманов

Қазақстанда қытай тілін дамыту тенденциясы мен оқыту әдістемесін талдау

Мақала қытай тілін үйретудегі басты мәселелерге және олардың шешу жолдарын қарастыруға арналған. Мәселенің өзектілігі — қытай тілін оқыту және оған баға беру. Мұғалімнің тілдік құзыреттілігі, оқу материалдарының дұрыстылығы және шетел тілін меңгеруге әсер етуі туралы айтылған. Қазіргі таңда қытай тілін үйренушілерден тілді еркін меңгерумен қатар, қытай мәдениетін, тарихын және салт-дәстүрін жете тану талап етіледі. Авторлардың басты ұсынысы — қытай тілін Қазақстанда шетел тілі ретінде оқыту және дамыту.

Ли Цин Го, А.Елубай, Д.О.Нурманов

Анализ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и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Статья посвящена анализу основных проблем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путям их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проверка и оценка знаний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важных и трудных задач, стоящих перед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м. Отмечается, что языковая компетенция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и адекватность учеб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влияют на уровень осво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языка. Возникает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в специалистах, в достаточной степени владеющих не только навыками перевода, но и разбирающихся в культуре, истории и традициях Китая. Автор прослеживает тенденции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References

- 1 Liu Xu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eijing University Language Culture Press, 2000.
- 2 Lu Bisong. *Introduction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notes)*, Fud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 Sheng Yan. *Principles of language teach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UDC 37.017.4

Zh.Ye.Sarsekeyeva, S.A.Odintsova, Ye.A.Odintsova

*Buketov Karaganda State University
(E-mail: sarsekeyeva.04@mail.ru)*

Legal edu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pedagogical though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views of philosophers, scientists and educators on law and legal edu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authors reveal that the system of legal educ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 and policy of the state and that the right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s treated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citizen educa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issue of law education and the variations of its solutio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extensiv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legal edu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 is often seen as part of civic education. These areas of education have much in common, but legal education focuses to a great extent on the conscious discernment of legal laws, regul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 citizen, society, law, human rights, legal education, civic education, sense of justice, pedagogical views, pedagogical research, history of pedagogy.

History shows that all states undertake special action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views on law, legal education, and law order. Law serves to align the interests of a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fact, the idea of using law for the sake of full growth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a man dates back to the ancient world and appeare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emergence of a demo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 in the Greek city-states and the Roman Empire.

Antique democracy, under which citizen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public and political life of the state, established specific approaches to education, giving preference to the education of civic virtues. The period of public education covered the interval from 7 to 30 years of age and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each age separately. The period of life from 21 to 30 years of age — military service — was perceived as transitional time for the full acquisition of rights as a member of the Spartan state community, given that only a thirty-year-old Spartan was becoming a full citizen. In Athens, from 18 to 20 years of age, young men moved into Ephebos, or the school of riders, where they continued their militar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eriod coincided with the age of the civic majority and was associated with taking the oath of